一五二：台灣住宅五倍香港

性本善　文主編傳奇　國畫圖

王華熊在辦公室不停地同東京、香港約定的經紀通電話，十一點前，台北經紀遂來了上個禮拜的賬單，建築材料和電器材料股，一週之中，有四天升高價位，由於香港吸納力强，台北承受量大，投下的五千萬美金，只一週便增加了百分之七，三十五萬有餘。

當陳其禮得知時，他勸岳父道：「辦移民如反應强，您建成的新村供不應求，現在四郊已過了民權路東了，最低限度我們須增加建築地盤——香港移民，在台北到台中之間，我們趕快辦『移民新村』的建築。」

「凡鐵路線不遠的，已難有住宅地當買了，新村住宅，共有四十家大公司經營，不過我只完成了這一點點罷了，明湖新村，共廿四座，你這兩天去吃不遠的法國菜——「拿破崙餐室」。

「現在作個決定，廣告在香港刊出時，我們首先至少準備一至二百個新住宅！」其禮說至此，漱芳已明白所指：「問題在台灣住宅貴過香港最小的已四至五倍，而溫哥華住宅，只賣五七百港元一方尺！港人以爲加拿大當然安全過台灣！」——她父親笑說：

「怎會弄到長共長到這步田地！天安門大四，在信心上北京損失無法估計。」

飯後其禮單獨離去，說五時半返飯店。

他案計程車到約定的三普櫃台，問到了周小姐，在頂樓右端二〇一號。叩門相見時，紫玲是全絲空洞睡衣來開門的，他們一言不發，抱緊了熱吻，移步倒在長榻發上。

同漱芳去看看我送你們的那座吧。現在台北的新住宅，已高過香港快五倍價了，炒得太厲害了，引來了抗議和請願。現在只我的建築公司明白所指：「問題在台灣住宅貴過香港最小的已四至五倍，而溫哥華住宅，只賣五七百港元一方尺！港人以爲加拿大當然安全過台灣！」——她父親笑說：

「怎會弄到長共長到這步田地！天安門大四，在信心上北京損失無法估計。」

飯後其禮單獨離去，說五時半返飯店。

他案計程車到約定的三普櫃台，問到了周小姐，在頂樓右端二〇一號。叩門相見時，紫玲是全絲空洞睡衣來開門的，他們一言不發，抱緊了熱吻，移步倒在長榻發上。

一五二：天方夜譚

招公子曰：「做名女人好易，海倫，人生如蟲，我同你亦可以演戲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早就有人形我拍戲，不過，我有興趣。」

招公子曰：「我睇得出，你本身有錢，不志在出鋒頭，人靚何必金裝，有驚自然香，我明白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哋點做戲呢？」

招公子曰：「你同我行，定有記者拍照，問你底細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不想咁做。」

招公子曰：「傻女，講明做戲，我可以話你係某國公主，你睇落有西方皇帝，講你係公主，人哋會信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車，我識講本地話，邊個會信。」

招公子曰：「第二個啊！音樂又停，眞有趣，海倫，再跳一隻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唔好矣，你睇阿積已經牛咁眼。」

招公子曰：「乜你好怕佢者耶？」

招公子曰：「不是，應該係有中國血統之公主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可惜中國早已有皇帝。」

招公子曰：「可以作，南洋有一些國家一百年前有中國人自立爲王，你可以做這些國王的公主。」

師姐容笑曰：「有人信至奇呀！」

招公子曰：「我講出，就一定有人信，信到十足十，可以大造文章者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天方夜譚乎？」

招公子曰：「絕不是大方夜譚，是實實在在，海倫，我絕對可以將你製造成一個公主！」

師姐容笑曰：「你或者得，但係始終有一日會穿煲，個陣時邊處唔使去！」

招公子曰：「不會，啊！音樂又停，眞有趣，海倫，再跳一隻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唔好矣，你睇阿積已經牛咁眼。」

招公子曰：「乜你好怕佢者耶？」

盲咒　■田長歌

一五二：戀火

花族留痕　■海辛

荔枝肉的反呢嗎？）她嬌嬌睨視他：

「傻瓜！」他說：「早知大明星，特別是女明星很難服侍。」

「豈有此理，說我難服侍？」

「我不是說唱歌！」她偏側臉兒不望他。

「如果你沒有吸引力，『西風月』、『無主名花』竟如此賣座？」他說。

「別轉彎抹角，我是說對你！」她伸手，用指頭戳他的胸口一下。

這一戳，給予他勇氣，抬臉望她！

「當然有吸引啦！」簡直魅力沒法擋！」

她轉氣爲嗔，說：

「那你又退房訂明早的車票？」

「小姐實屬我介入她私生活，眞的，我要保持形象！我不能讓最好的合作者，視作一頭覬覦的色狼！」他說。

「怕我一怒之下，不再跟你們合作？」

「合同你是簽了！但我敬佩你，也感激，才不想給你壞印象——以爲我借此時機，來討你的便宜！」

一個可愛的青年製片家站在她面前，臉上泛漾喜悅的笑波，心裡怪甜甜的（是剛才吃下荔枝肉的反呢嗎？）她嬌嬌睨視他：

「傻瓜！」他說：「早知大明星，特別是女明星很難服侍。」

「豈有此理，說我難服侍？」

「